

經期量多或量少的相關病症

婦產科專科醫生 鄧曉彤

楷和醫心

本欄早前有談到女性經痛問題，其實除此之外，經血量的多與少亦為女性帶來困擾，而背後

涉及多個健康問題。至於病理上，經血量「多」與「少」是屬於兩個完全不同

的範疇。

以經血量少為例，醫生最先會考慮是否荷爾蒙分泌出現問題，其中最常聽到的就是卵巢多囊症。在月經周期中，卵巢內會有多個卵泡在同時發育，但通常只有一個卵泡會發育成熟並成功排卵，而其他的卵泡則將退化。在超聲波影像顯示下，如果卵巢同時有超過十二顆卵泡，就會是卵巢多囊症症狀。卵巢多囊症是一個綜合症，三個因素當中有兩個合併則可判斷患者確診。首先是上述提到的超聲波影像，查看卵泡數量是否過多；第二個因素是經期及排卵是否規律，會否很久才有一次經期；第三就是

血液中雄性荷爾蒙會偏高，而這類病人通常會有較多暗瘡，體毛亦會較多。

另一方面，經血量多就要視乎求診者是純屬每次流出大量經血，抑或是經期周期短，例如不到二十天便來一次，因為兩者之間或有重疊以及相同的成因。以較常見的經血量多病症為例，子宮肌瘤及腺肌瘤患者依然會有正常規律的月經周期，但就會導致大量出血；另外，荷爾蒙失調、排卵期出血等就會是較常見的，導致非月經期出血的成因。

引致經期不正常的各種病症中，多數都沒有特定的致病成因。例如子宮肌瘤，大部分患者都找不出致病成因。而該病症亦相當常見，大約每三個女性就有一個患上。有研究更指出，有八成女性在死亡之前都會遇上肌瘤問題。雖然沒有方法避免，但如果肌瘤體積細小的話，透過持續觀察就可以。當然亦要留意相關症狀，利用藥物可以控制過多的經血量。如果情況有惡化跡象，手術亦是一個有效的處理方法。

溫柔了歲月的她

劉君

人生在線

有人說，人這一輩子會遇到兩個人，一個驚艷了時光，一個溫柔了歲月。

我想說一說那個溫柔了歲月的人——我的林老師。

那年，我讀初二，她教數學幾何。上課的時候，她抽查了幾個同學在黑板上寫題目。底下同學都埋頭寫着，紙上沙沙的聲音。她恰好站在我的旁邊，我感覺有一束光射過來，有點膽怯，也有點驚喜。我稍稍挪動了手臂，讓她可以看見。以前喜歡用手臂遮住，倒不是其他原因，只因害羞和膽怯，那一次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樂於主動，願意敞開心扉。

或者是因為新老師的緣故，她不會戴着有色眼鏡看我們。我在她心裏的第一印象也還來得及塑造。當同學做完題，回到座位時，她開始解析題目，順便說了一下她「觀察」的情況，當時我們數學老師並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只是稍微看了我一下。

後來，因為她的原因，我對數學十分感興趣。

第一次數學測驗的時候，出乎意料，我考了第一名。心裏很開心，還有點小期待。至於期待什麼，我也說不清楚。後來聽說，我們數學老師還在辦公室裏表揚我。其實是蠻意外的。當時我的數學成績並不是特別好，總成績排名也不過十多名，而且座位是偏後的。總體而言，就是容易被老師忽略。甚至連老師上課時，也不願意走到教室後面。他們的注意力永遠都是排名前十的優等生。那些同學是最有希望進入重點高中，爲學校爭光的人。

而當時的我，從來沒有想過我會考上重點高中，也沒有想過我會去北京讀大學——在鄉鎮成長的環境裏，很多姑娘初中畢業，然後外出打工，幾年後嫁人生子，還有一個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，不管母親對我有多好，家裏的重心還是偏向於我弟弟。

在愛恨重置乏的情況下，鄉鎮女孩兒安全感不足，萌生自卑心理，是特別普遍的現象。另外，由於我父母比較忙，以前經常把我寄放在外婆和姑姑家，

**她是
我見**

從讀張愛玲開始，就覺得她真是一個謎一樣的人。尤其是從小說來了解她，就會覺得她冷冰冰的，哪怕她在

寫可憐人，也給人以冷眼旁觀的印象。她就像《金鎖記》一開頭寫到的三十年前的月亮，我們沒有趕上她的時代，隔着這些年往回看，總覺得帶點淒涼。

這時你再翻開她的散文，就會感到她其實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，甚至是有些可親的。單從她看到街邊煮南瓜的騰熱氣與照眼明的紅色便想到「暖老溫貧」，就讓人覺得，她和我們一樣，是活在同一個人世間的。幾十年前的月亮，和今天終歸沒有什麼不同。

看了她編的電影，尤其是《太太萬歲》，又有一種新的驚喜。這是她擔任編劇的第二部電影，和第一部走悲情路線的《不了情》

當張愛玲編電影

撫，也許，還有幾分真誠。

女主角思珍，就是這樣一位太太。電影才一開始，就上演了一場小小的風波：傭人打碎了茶碗，又割破了手指，偏巧這一天是老太太的生日。隨後的幾分鐘，把思珍爲人處事的風格向觀眾展現得一清二楚。爲了不觸怒婆婆，於是編出各種理由蒙混過關；爲了穩住傭人，只好自己私下裏補貼她工錢。

表面上，思珍有王熙鳳的原畫，令得上下相安，可實際上，她常用的只有兩種手腕：

「扯謊」和「吃虧」。

思珍在電影中接二連三地要說謊，而且幾個關鍵情節也都是由她的謊言推動的。比如讓弟弟去買菠蘿蜜裝作是從台灣帶來的土產，偶然之間就促成了弟弟與小姑子的相識；怕婆婆擔心，便說志遠是坐船去香港，讓

上海外灘之今昔

陳劍梅

間旅人

上次訪滬至今十年，遊人卻變了很多。當年日間臨江，朋友說夜景更美，然後我二話不說便離開外灘了，因為不喜歡江邊石堤阻擋了我的視線，我無法即時見證黃浦江的感召力。當年隔着此最少樓高兩層的人工石堤霸牆，我的想像變得有點過分。我心想，此景猶似維多利亞港的海景，香港是我家，上海外灘對岸之景，永遠不及我家的好。今次重遊上海，我的學生欣嫻當嚮導，建議我去外灘。因十年過去了，亦想舊地重遊，卻發現景色依舊，來享受外灘風情的人，各走極端。我在路前駐足了，江邊卻是一樣的我。

外灘全長一千一百零八公尺，外地來的遊客會三五成群，在岸上樓高處，爵士音樂和美酒的薰陶下，飽餐外灘的風采。可是，大部分的遊人都不需要酒肉和音樂助興，因爲他們的着眼點是對岸現代化的建築與裝飾



◀上海外灘多年來景色依舊
資料圖片

我們仍是一步一步地一起去追蹤歷史。我從電影課上《Metropolis》的Art Deco風格開始提起，我請欣嫓看看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Art Deco風格，正門銅欄上的別緻雕花圖案和紋飾，全都是美不勝收及對稱的幾何圖案，還有一雙銅獅子。然後我們發現沿岸所有的歷史建築物原則上都是Art Deco風格的。

我在香港也不會專程去海邊觀賞維多利亞港的美景。原來無獨有偶，身旁土生土長的上海小姑娘，也從來沒有想過去海濱看對岸的一番景色。可是，她亦對外灘沿岸的歷史建築群沒發生興趣。

幸福的模樣

鍾亦

自由談

近年來，婚姻觀似乎是年輕一代人中相當受歡迎的討論話題，自然地，也似乎是他們相當困擾的一個話題，這一點，從我國新生人口直線下滑的數據上就可以得到印證。就連打開電視，也不難發現，這個話題在被各大媒體平台和電視綜藝中也被廣泛討論着。從騰訊網綜《幸福三重奏》，到芒果TV的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、湖南衛視的《我家那小子》，再到以素人爲戀愛研究對象的《心動的信號》，關於婚戀的討論可以說是不絕於耳。

於是乎，幸福究竟是什麼，婚姻是否能帶給人幸福，也成了我近來最經常聽到的提問。記得托爾斯泰曾說過：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」但這個句子，到了如今似乎也有了新的轉變，譬如《幸福三重奏》中就不難看出，幸福並無定律，婚姻生活本就是各有各的相處之道。

陳建斌、蔣勤勤夫婦是這檔節目中一度最引起觀衆憤慨的一對，原因是陳建斌有些懶散，不愛做家務，曾惹哭過孕中的蔣勤勤——隨之而來的就是鋪天蓋地的「直男癌」、「大男子主義」的指責。但看來，陳建斌這種類型的男人不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嗎？是很懶，也確實有些幼稚，但誰又能否認他的可愛之處呢——給孕中的妻子按摩揉腿時，他不細心嗎？給怕蟲的蔣勤勤趕蜜蜂時，他不呆萌嗎？拍着胸脯說要做飯卻又做得很一般時，他不幽默嗎？只能說，他們二人的愛是生活化的，是自然且帶有不足的，可這就是婚姻生活的本質——互相包容，那些糾結於爭吵當中的愛侶，也該從這對夫婦身



◀内地網綜《幸福三重奏》討論夫妻關係
作者供圖

上看清了兩性情感的本質，婚姻裏必然會有爭吵的，但重要的是，當面對爭吵時你應該要以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。

另外兩隊夫妻分別是福原愛和江宏傑、大S和汪小菲，他們這兩對的婚姻雖不似陳蔣二人一般帶着拌嘴和小爭執，但依舊展示了另外兩種類型的婚姻關係。福原愛和江宏傑是甜到齁的新婚夫婦，他們讓那些徘徊在愛與不愛邊緣的人，對於愛情更是充滿了期待；大S跟汪小菲已婚七年，讓那些過了新鮮感，掙扎在理想與現實生活當中的愛侶們明白，只要心裏有你，簡單的日子也會驚喜不斷，簡單的一杯水，一碗湯也是浪漫。

那麼，婚姻的相處之道這麼多，是不是有什麼固定的模式可以學習借鑑呢？我想，另一檔綜藝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就用活生生的例子，告訴了我們答案。

在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這檔綜藝裏，四組嘉賓的婚姻模式又各有不同了，最讓人驚愕的莫過於程莉莎、郭曉冬這對夫妻的相處模式了。程莉莎是一個骨子裏有浪



◀演員程莉莎與郭曉冬的相處模式引發熱議
作者供圖

漫情懷的女人，希望老公也能風情浪漫，但奈何郭曉冬是個「鋼鐵直男」，完全不懂風情，不但不懂風情，還是一個思想傳統、保守的男人。有人會問，那不是跟蔣勤勤、陳建斌很像嗎？事實並非如此，陳建斌還是會幫忙做家務的，只是有些懶，而郭曉冬則在妻子程莉莎「寵愛」之下，連家裏的鑰匙都從不曾帶在身上——因爲「我無論何時回家，程莉莎永遠都會在家」，就更遑論做家務了。但這一切，程莉莎都無怨無悔，她對待愛情，勇敢、直率——談戀愛時就是她追的郭曉冬，沒有用情書；沒有用短訊，就是如此當面、直接的告訴郭曉冬。這是現在的人很少會選擇的方式，許是怕手擋當面拒絕的傷害，誠如程莉莎所說，直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。

在妻子們的第一次聚餐中，程莉莎說沒有享受過被迫的感覺，她希望有一段這樣的經歷，這讓熒幕外的郭曉冬也有了反思，是不是自己該有所表示。一個活在現代的女人，爲了自己的丈夫，可以不要事業，在家相夫教子，做丈夫最堅強的後盾，最溫暖的港灣，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。甚至在有了孩子之後，程莉莎依然在鏡頭下對所有人表示，她的心目中，永遠是丈夫放在首位。這樣的勇氣，這樣極致的愛，或許有人會認爲太過極端，但又何嘗不是幸福的另一種模樣呢？程莉莎享受這份愛情，享受她的幸福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裏，她的世界就只有她的丈夫，她不管外界如何評論她，只要自己活得開心就好——當然，郭曉冬也主動交上財政大權，用絕對的婚姻忠誠來回報她的這份付出。

且不論這一份幸福你是否認可，但這種絕對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，何嘗又不是一種兩性關係的平衡呢？節目的主持人陶宇用雨果的名言來寫照程莉莎的愛情：「愛情就是把宇宙縮至一個人，然後把一個人擴至上帝。」沒有對錯之分，也沒有好壞之別，只要有一句「我願意」便已足矣。而這一種幸福的模樣，相信也是很多當代女性學不來，也不願意學的。

所以說，「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」，幸福的模樣本就千姿百態，各不相同，沒有配方可抄，也沒有固定模式可學，只有相互磨合、包容、理解，方得始終。年輕人，請不要隨意拿自己的幸福去跟別人的日子相比較，畢竟生活是自己的，正如鞋子到底合不合適，也只有腳知道。

潘越

丈夫能夠順利出門去尋找機遇；說唐家藏有金條，這才讓爸爸願意出資給志遠創業，此後才有丈夫的成功創業，以及隨之而來的感情背叛。

這些謠言非說不可嗎？張愛玲在電影的題記裏也說到，「這當然還是個問題」，但她沒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說：「我並沒有把陳思珍這個人加以肯定或袒護之意，我只是提出有她這樣一個人就是了。」

我在第一遍看的時候，很好奇會不會給思珍安排一個娜拉式的結局。看到最後，是浪子回頭金不換，夫妻雙雙把家還，很有一種大團圓收場的氣氛。雖然有點遺憾，但再一想，其實很好理解。思珍因爲遭受到丈夫與婆婆的指責，實在委屈，才決定離婚，從頭到尾，她並沒有獨立的意識，

不可能指望她一離婚就猛醒，像換了一個人。假如離婚，她可能唯有回到娘家，像白流蘇一樣，但不是每個白流蘇都能遇上一場傾城之戀。假如電影繼續演下去，思珍的生活該又回到發生變故之前的狀態，依舊是那個出力不討好的太太，但對於思珍來說，這大概是不圓滿的人世中最圓滿的歸宿了。

張愛玲在所處的時代裏無疑是個獨立的女性，無論是思想上還是經濟上。可是她很少把這種品質賦予筆下的人物。這大約也是她「反傳奇」的一種表現。同時代甚至更早一些的作家都在描寫男男女女如何與家庭抗爭，匯入歷史的洪流中去。她卻把目光投向那些尚未覺醒的人。她把第一本小說集取名爲「傳奇」，她要做的卻是在「傳奇」裏面尋找普通人，在普通人裏面尋找傳奇。讀者也好，觀眾也好，大都愛看傳奇，可真正的傳奇畢竟是少數，多的是你我一樣，不爲注意的普通人。